

诸子集成

第五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新 语

新刊《新语》序	(2)	资质第七	(7)
道基第一	(3)	至德第八	(7)
术事第二	(4)	怀虑第九	(8)
辅政第三	(4)	本行第十	(9)
无为第四	(5)	明诚第十一	(9)
辨惑第五	(5)	思务第十二	(10)
慎微第六	(6)		

法 言

重刻治平监本《扬子法言》并音		五百卷第八	(23)
义序	(12)	先知卷第九	(25)
学行卷第一	(13)	重黎卷第十	(27)
吾子卷第二	(14)	渊骞卷第十一	(30)
修身卷第三	(15)	君子卷第十二	(32)
问道卷第四	(17)	孝至卷第十三	(33)
问神卷第五	(19)	法言序	(35)
问明卷第六	(20)	《扬子法言》音义	(36)
寡见卷第七	(22)		

论 衡

怀疑与迷信	(44)	骨相篇	(58)
逢遇篇	(47)	初稟篇	(60)
累害篇	(48)	本性篇	(61)
命禄篇	(49)	物势篇	(62)
气寿篇	(50)	奇怪篇	(63)
幸偶篇	(51)	书虚篇	(65)
命义篇	(52)	变虚篇	(68)
无形篇	(53)	异虚篇	(70)
率性篇	(54)	感虚篇	(71)
吉验篇	(56)	福虚篇	(75)
偶会篇	(57)	祸虚篇	(76)

龙虚篇	(78)	感类篇	(141)
雷虚篇	(79)	齐世篇	(143)
道虚篇	(82)	宣汉篇	(145)
语增篇	(85)	恢国篇	(146)
儒增篇	(87)	验符篇	(148)
艺增篇	(90)	须颂篇	(149)
问孔篇	(91)	佚文篇	(150)
非韩篇	(96)	论死篇	(152)
刺孟篇	(98)	死伪篇	(154)
谈天篇	(101)	纪妖篇	(157)
说日篇	(102)	订鬼篇	(160)
答佞篇	(106)	言毒篇	(162)
程材篇	(108)	薄葬篇	(163)
量知篇	(110)	四讳篇	(165)
谢短篇	(111)	谏时篇	(166)
效力篇	(113)	讥日篇	(167)
别通篇	(114)	卜筮篇	(169)
超奇篇	(116)	辩崇篇	(170)
状留篇	(118)	难岁篇	(171)
寒温篇	(119)	诘术篇	(173)
遣告篇	(121)	解除篇	(174)
变动篇	(122)	祀义篇	(175)
明零篇	(124)	祭意篇	(177)
顺鼓篇	(126)	实知篇	(178)
乱龙篇	(128)	知实篇	(180)
遭虎篇	(129)	定贤篇	(183)
(商) [适] 虫篇	(130)	正说篇	(187)
讲瑞篇	(131)	书解篇	(189)
指瑞篇	(134)	案书篇	(191)
是应篇	(136)	对作篇	(192)
治期篇	(138)	自纪篇	(194)
自然篇	(139)	后序	(198)

申 鉴

序	(200)	杂言上第四	(207)
政体第一	(201)	杂言下第五	(208)
时事第二	(203)	识	(211)
俗嫌第三	(206)		

潜 夫 论

序	(214)	赞学第一	(215)
---	---------	------	---------

务本第二	(218)	衰制第二十	(288)
遇利第三	(221)	劝将第二十一	(290)
论荣第四	(224)	救边第二十二	(294)
贤难第五	(226)	边议第二十三	(298)
明暗第六	(230)	实边第二十四	(301)
考绩第七	(233)	卜列第二十五	(305)
思贤第八	(237)	巫列第二十六	(309)
本政第九	(241)	相列第二十七	(310)
潜叹第十	(243)	梦列第二十八	(312)
忠贵第十一	(246)	释难第二十九	(315)
浮侈第十二	(250)	交际第三十	(317)
慎微第十三	(258)	明忠第三十一	(325)
实贡第十四	(261)	本训第三十二	(328)
班禄第十五	(264)	德化第三十三	(329)
述赦第十六	(268)	五德志第三十四	(332)
三式第十七	(275)	志氏姓第三十五	(339)
爱日第十八	(279)	叙录第三十六	(357)
断讼第十九	(283)		

盐 铁 论

序	(366)	讼贤第二十二	(383)
本议第一	(367)	遵道第二十三	(383)
力耕第二	(368)	论诽第二十四	(384)
通有第三	(368)	孝养第二十五	(385)
错币第四	(369)	刺议第二十六	(385)
禁耕第五	(370)	利议第二十七	(386)
复古第六	(370)	国病第二十八	(386)
非鞅第七	(371)	散不足第二十九	(387)
晁错第八	(372)	救匱第三十	(390)
刺权第九	(373)	盐铁箴石第三十一	(390)
刺复第十	(373)	除狭第三十二	(390)
论儒第十一	(374)	疾贪第三十三	(391)
忧边第十二	(375)	后刑第三十四	(391)
园池第十三	(376)	授时第三十五	(392)
轻重第十四	(376)	水旱第三十六	(392)
未通第十五	(377)	崇礼第三十七	(393)
地广第十六	(378)	备胡第三十八	(393)
贫富第十七	(379)	执务第三十九	(394)
毁学第十八	(379)	能言第四十	(395)
褒贤第十九	(380)	盐铁取下第四十一	(395)
相刺第二十	(381)	击之第四十二	(396)
殊路第二十一	(382)	结和第四十三	(396)

诛秦第四十四	(397)	论灾第五十四	(402)
伐功第四十五	(397)	刑德第五十五	(403)
西域第四十六	(398)	申韩第五十六	(404)
世务第四十七	(398)	周秦第五十七	(405)
和亲第四十八	(399)	诏圣第五十八	(406)
繇役第四十九	(400)	大论第五十九	(406)
险固第五十	(400)	杂论第六十	(407)
论勇第五十一	(401)	《盐铁论》考证	(408)
论功第五十二	(401)	《盐铁论》考证后序	(420)
论邹第五十三	(402)		

抱朴子

校刊抱朴子内篇序	(422)	臣节卷第六	(493)
新校正抱朴子内篇序	(422)	良规卷第七	(494)
抱朴子内篇序	(423)	时难卷第八	(495)
内篇	(425)	官理卷第九	(495)
畅玄卷第一	(425)	务正卷第十	(495)
论仙卷第二	(426)	贵贤卷第十一	(495)
对俗卷第三	(429)	任能卷第十二	(496)
金丹卷第四	(432)	钦士卷第十三	(496)
至理卷第五	(437)	用刑卷第十四	(497)
微旨卷第六	(439)	审举卷第十五	(499)
塞难卷第七	(442)	交际卷第十六	(501)
释滞卷第八	(444)	备阙卷第十七	(503)
道意卷第九	(447)	擢才卷第十八	(504)
明本卷第十	(449)	任命卷第十九	(504)
仙药卷第十一	(451)	名实卷第二十	(505)
辨问卷第十二	(456)	清鉴卷第二十一	(507)
极言卷第十三	(458)	行品卷第二十二	(508)
勤求卷第十四	(461)	弭讼卷第二十三	(511)
杂应卷第十五	(464)	酒诫卷第二十四	(511)
黄白卷第十六	(467)	疾谬卷第二十五	(513)
登涉卷第十七	(470)	讥惑卷第二十六	(516)
地真卷第十八	(477)	刺骄卷第二十七	(517)
遐览卷第十九	(478)	百里卷第二十八	(518)
祛惑卷第二十	(481)	接疏卷第二十九	(519)
外篇	(484)	钧世卷第三十	(519)
嘉遁卷第一	(484)	省烦卷第三十一	(520)
逸民卷第二	(486)	尚博卷第三十二	(520)
勸学卷第三	(488)	汉过卷第三十三	(522)
崇教卷第四	(490)	吴失卷第三十四	(522)
君道卷第五	(491)	守壻卷第三十五	(523)

安贫卷第三十六	(524)	弹祢卷第四十七	(539)
仁明卷第三十七	(525)	诘鲍卷第四十八	(540)
博喻卷第三十八	(526)	知止卷第四十九	(543)
广譬卷第三十九	(531)	穷达	(544)
辞义卷第四十	(535)	重言	(545)
循本卷第四十一	(536)	自叙卷第五十	(546)
应嘲卷第四十二	(536)	抱朴子内篇校勘记	(549)
喻蔽卷第四十三	(536)	抱朴子外篇校勘记	(558)
百家卷第四十四	(537)	抱朴子养生论	(564)
文行卷第四十五	(537)	大丹问答	(564)
正郭卷第四十六	(538)		

世说新语

卷一	(569)	伤逝第十七	(670)
德行第一	(569)	栖逸第十八	(672)
言语第二	(576)	贤媛第十九	(674)
卷二	(594)	术解第二十	(680)
政事第三	(594)	巧艺第二十一	(681)
文学第四	(597)	宠礼第二十二	(682)
卷三	(613)	任诞第二十三	(683)
方正第五	(613)	简傲第二十四	(689)
雅量第六	(623)	卷六	(692)
识鉴第七	(629)	排调第二十五	(692)
赏誉第八(上)	(633)	轻诋第二十六	(699)
卷四	(638)	假譌第二十七	(703)
赏誉第八(下)	(638)	黜免第二十八	(705)
品藻第九	(648)	俭嗇第二十九	(706)
规箴第十	(657)	汰侈第三十	(707)
捷悟第十一	(661)	忿狷第三十一	(709)
夙惠第十二	(662)	谗险第三十二	(709)
豪爽第十三	(663)	尤悔第三十三	(710)
卷五	(666)	纰漏第三十四	(712)
容止第十四	(666)	惑溺第三十五	(713)
自新第十五	(669)	仇隙第三十六	(715)
企羡第十六	(669)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序	(718)	后娶第四	(720)
序致第一	(719)	治家第五	(721)
教子第二	(719)	风操第六	(722)
兄弟第三	(720)	慕贤第七	(725)

勉学第八	(726)	归心第十六	(736)
文章第九	(730)	书证第十七	(737)
名实第十	(732)	音辞第十八	(742)
涉务第十一	(733)	杂艺第十九	(743)
省事第十二	(733)	终制第二十	(744)
止足第十三	(734)	考证一卷	(746)
减兵第十四	(735)	跋	(749)
养生第十五	(735)		

新 语

〔汉〕陆 贾 撰

新刊《新语》序

汉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书为《艺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艺为九种。首之以儒家者流，称其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虽未必尽然，要亦有近似者矣。书凡五十三家，而陆贾《新语》十二篇实存焉。予读其书，信固之知言，又叹司马迁之雄于文也。

迁《传》：贾拜大中大夫，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今其书不下数千言，而其要旨不越迁数言。于是乎知迁之雄于文，序事核而明可指也。

然迁尚豪侠，喜纵横，而称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术。既列其书于儒，又赞其身名俱荣，为优于郿娄建通辈，贾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无所见，有所见，必不能掩矣。先儒议其逆取顺守之说，及秦虽行仁义，不可及者。秦汉辨士，岂足及此？要之亦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书亦不复见此论，岂迁以己见文饰其说而致然欤？若其两使南粤，调和平、勃以平诸吕，自为大有功于汉，其识见议论，非惟椎埋屠狗之辈所不及，而一时射利贾友采芝绵蕞之徒，亦岂可企哉？其书所论亦正，且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但无段落条理，如先儒所论贾谊之失，自是当时急于论事，动人主听，不暇精择浑融。观迁谓其每奏一篇，帝辄称善，其称《新语》，又出于他人，可见其随时论奏，非若后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则固所称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与迁《传》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讹，且雄伟粗壮，汉中叶以来所不及，其为真本无疑。秦、汉之书，传至于今无讹妄如此者，良亦鲜哉！

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炽兴，有识者或病其过于细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汉之佚书而梓之。然辨鉴未精，以伪为真，则害道坏教，亦有之矣。予窃病焉，适过桐乡，访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阳李君梓是书见视。予素闻李君学博意诚，履朴守谦而敏于政事。今观是，益可见其见之明而择之精也。乐书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阳，以己未进士来己二年，此又仕优而学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岁日长至翰林国史修撰儒林郎华亭钱福序

道 基 第 一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祲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岳，画四渎，规洿泽，通水泉，树物养类，苞植万根，暴形养精，以立群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蛸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

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

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之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烧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

礼义独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缺一字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缺一字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传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

夫驴骡骆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静，与神浮沉，莫之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

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故仁无隐而不著，无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功美垂于万代；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一字德而行，席仁而坐，仗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圣人王世，贤者建功。汤举伊尹，周任吕望，行合天地，德配阴阳，承天诛恶，克暴除殃，将气养物，明缺一字设光，耳听八极，目睹四方，忠进谗退，直立邪亡，道行奸止，不得两张，缺一字本理，杜渐消萌。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骑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

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术 事 第 二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登高及远，达幽洞冥。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世人莫睹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见其人。

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五谷养性，而弃之于地；珠玉无用，而宝之于身。故舜弃黄金于崑崙之山，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绝琦玮之情。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扶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

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砥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饰，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故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纤微浩大，下学上达。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道唱而德和，仁立而义兴。王者行之于朝，匹夫行之于田。治末者调其本，端影者正其形。养其根者则枝叶茂，志气调者即道冲。故求远者不可失于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圣而臣忠。或图远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穷。季孙贪颛臾之地，而变起于萧墙之内。夫进取者不可不顾难，谋事者不可不尽忠。故形立则德散，佞用则忠亡。《诗》云：“式讹尔心，以蓄万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国治，此之谓也。

辅 政 第 三

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仆。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贤圣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者。

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然处高之安，乘克让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

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

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故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速，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促急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辩者不可以说众；商贾巧为贩卖之利，而屈为贞良；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

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文公种米，曾子驾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

见，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者近忠，便巧者近亡。

君子远荧荧之色，放铮铮之声，绝恬美之味，疏嗑呕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颠轻。以小治大，乱度干贞。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故苏秦尊于诸侯，商鞅显于西秦。世无贤智之君，孰能别其形。故尧放驩兜，仲尼诛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一字不为之倾。惟尧知其实，仲尼见其情。故干圣王者诛，遏贤君者刑；遭凡王者贵，触乱世者荣。郑僭亡齐而归鲁，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乾时之耻。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故《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众邪合党，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无为第四

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有误乃无为也。

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乍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罪，不赏而欢悦，渐渍于道德，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尧、舜之民可以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湿，近山之土燥，以类相及也。故山川出云雨，丘阜生缺一字气。四渎东流，百川无不从，小者从大，少者从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缺二字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后母，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皇骑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廐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淫于骨肉；楚平王奢侈纵恣，不能制下检民以德，增驾百马而行，欲令天下人饶财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故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王者尚武于朝，缺一字农夫缮甲于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则应之以俭，骄淫者则统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残，上义而下争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岂家至之哉！先之于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举事者，或为善而不称善，或不善而称善者何？视之者谬，而论之者误也。故行或合于世，或顺于耳，斯乃阿上之意，从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怀曲而合邪，因其刚柔之势，为作纵横之术，故无忤逆之言，无不合之义者。昔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盖损上而归之于下，则忤于耳而不合于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谓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有若岂不知阿哀公之意，为益国之义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

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夫邪曲之相衔，枉桡之相错，缺一字直敌不得容其间；谄佞之相扶，谗口之相誉，无高而不可上，无深而不可往者何？以当背众多，而辞语谐合。夫众口之毁誉，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夫曲直之异形，白黑之异色，乃天下之易见也，然自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众邪误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愿问群

臣。”臣半言鹿，半言马。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从邪臣之说。夫马、鹿之异形，众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别是非也，况于暗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义断金。”群党合意，以倾一君，孰不移哉！

昔人有与曾子同姓，亦名参。有人告其母：“参杀人。”母织如故。有人复来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逾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言之者众，夫流言之并至，虽真圣不敢自安，况凡人乎！

鲁定公之时，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两君升坛，两相处下，两相欲揖，君臣之礼，济济备焉。齐人鼓噪而起，欲执鲁公。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立，谓齐侯曰：“两君合好，以礼相率，以乐相化。臣闻嘉乐不野合，牺象之荐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为？”命司马请止之。定公曰：“诺。”齐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过。”退而自责大夫，罢会。

齐人使优旃傴于鲁公之幕下做戏，欲候鲁君之隙以执定公。孔子叹曰：“君辱臣当死。”使司马行法斩焉，首足异门而出。于是齐人惧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归鲁四邑之侵地，终无乘鲁之心。邻缺一字振动，人怀向鲁之意。强国骄君，莫不恐惧，邪臣佞人，变行易虑，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于三家，陷于众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内无独见之明，外惑邪臣之党，以弱其国而亡其身，权归于三家，邑土单于疆，无以制其刚。《诗》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是以伊尹负鼎，屈于有莘之野，修达德于草庐之下，躬执农夫之作，意怀帝王之道，身在衡门之里，志图八极之表。故释负鼎之志，为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诛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残贼之类，然后海内治，百姓宁。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此二者修之于内，著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

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忧。齐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觉悟，信季孙之计，背贞臣之策，以获拘弱之名，而丧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非得神灵之化，罢云霓翳，令归山海，然后乃得睹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湿，照四方之晦冥。

今上无明王圣主，下无贞正诸侯，诛锄奸臣贼子之党，解释凝滞纆繆之结；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王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大化绝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无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夫言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其柄者，则回也不改其乐。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夫力学而诵《诗》、《书》，凡人所能为也。若欲移江河，动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调心在己，背恶向善，不贪于财，不苟于利，分财取寡，服事取寡，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岂有难哉！若造父之御马，羿之用弩，则所谓难也。君子不以其难为之也，故不知以为善也，绝气力，尚德也。

夫目不能别黑白，耳不能别清浊，口不能言善恶，则所谓不能也。故设道者易见晓，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孔子曰：“道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言颜渊道施于世而莫之用。由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付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实，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

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众，以弱制强，革车三百，甲卒三千，征敌破众，以报大讎，讨逆乱之君，绝烦浊之原。天下和平，家给人足，匹夫行仁，商贾行信，齐天地，致鬼神，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

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忧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去，引之不来，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乱世，则合道德，采微善，绝纤恶，修父子之礼，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圣人之所不失也。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雅僻，砥砺纯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道塞理顺，分别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绵绵漠漠，以道制之，察之无兆，遁之恢恢，不见其行，不睹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论思天地，动应枢机，俯仰进退，与道缺二字，藏之于身，优游待时，故道无废而不兴，器无毁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顺之矣。

资 质 第 七

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何以言之？夫榱桷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太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世之用。浮于山水之流，出于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之下。因于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悍直理。密致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克画而文章成；上为帝王之御物，下则赐公卿。庶贱不得以备器械，闭绝以关梁。及隘于山阪之阻，隔于九航之堤，仆于嵬崔之山，顿于窅冥之溪。树蒙笼蔓延而无间，石崔嵬嶮岩而不开，广者无舟车之通，狭者无步担之蹊，商贾所不至，工匠所不窥，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伤，转于百仞之壑，惕然而独僵。当斯之时，不知道傍之枯杨。累累洁屈，委曲不同，然生于大都之广地，近于大匠之名工，则材器制断，规矩度量，坚者补朽，短者续长。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饰以丹漆，敷以明光，上备太牢，春秋礼庠，褒以文采，立礼矜庄，冠带正容，对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陈宫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闭之则绝，次之则通，抑之则沉，兴之则扬。处地槁梓，贱于枯杨。德美非不相绝也，才力非不相悬也，彼则槁枯而远弃，此则为宗庙之器者，通与不通亦如是也。夫穷泽之民，据犁鬲报之士，或怀不羁之才，身有尧舜、皋陶之美，纲纪存乎身，万世之术藏于心，然身不用于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贵戚之党友，虽无过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辅助者强，饰之者巧，靡不达也。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卫。卫人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迎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者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夫扁鹊天下之良医，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知与不知也。故事求远而失近，广藏而狭弃，斯之谓也。昔宫之奇为虞公画计，欲辞晋献公璧马之赂，而不假之夏阳之道，岂非金石之计哉？然虞公不听者，惑于珍怪之宝也。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嵩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为善、恶之为恶，莫不知学问之有益于己、怠戏之无益于事也，然而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胜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

至 德 第 八

夫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欲立功兴誉、垂名流光、显荣华者，必取之于身。故据万乘之国，持百姓之命，苞山泽之饶，主士众之力，而功不在于身、名不显于世者，乃统理之非也。天地之性，万物之类，僊道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附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疏远也。夫形重者则身

劳，事众者则心烦；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

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

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乘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辄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讎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而欲建金石之功，终传不绝之世，岂不难哉！故宋襄死于泓水之战，三君弑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是三君皆强其盛而失国，急其刑而自贼。斯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

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刻桷丹楹，眩曜丽，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饕不用之好，以缺一字妇人之目，财尽于骄淫，人力罢于不急，上困于用，下饥于食，乃遣臧孙辰请缺二字于齐。仓廩空虚，外人知之，于是为宋、陈、卫所伐，贤臣出，叛臣乱，子般杀，而鲁缺二字。公子牙、庆父之属，败上下之序，乱男女之别，继位者无所定，逆乱者无所惧。于是齐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诛夫人，逐庆父而还季子。然后社稷复存，子孙反业，岂不谓微弱者哉！故谓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鲁庄公之谓也。故《春秋》谷缺。

怀虑第九

缺二字虑者不可以立计，持两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纲缺一字天下，劳神八极者，则忧不存于家；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缺一字于外；据土子民、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则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苏秦、张仪身尊于位，名显于世，相六国，事六君，威振山东，横说诸侯，国异辞，人异意，欲合弱而制强，持横而御纵，内无坚计，身无定名，功业不平，中道而废，身死于凡人之手，为天下所笑者，乃由辞语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

故管仲相桓公，诘节事君，专心一意，身无境外之交，心无欹斜之虑，正其国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诸侯，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失道者诛，秉义者显，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

故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缺一字成伦。楚灵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国，不先仁义而尚道德，怀奇伎，缺四字阴阳，合物怪，作乾谿之台，立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窥天文，然身死于奔缺三字。鲁庄公据中土之地，承圣人之后，不修周公之业，继先人之体，尚权杖威，有万人之力，怀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纠，国侵地夺，以洙泗为境。夫世人不学《诗》、《书》，行仁义，缺一字圣人之道，极经艺之深，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缺二字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指天画地，是非世事，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听之者若神，视之者如异，然犹不可以济于厄而度其身，或触罪缺二字法，不免于辜戮，故事不生于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听而不可传也，可缺一字玩而不可大用也。

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设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听，口以别味，鼻以闻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两兼。兼则心惑，二路者行穷；正心一坚，久而不忘，在上不逸，为下不伤；执一统物，虽寡必众；心佚情散，虽高必崩；气泄生疾，寿命不长；颠倒无端，失道不行。故气感不符，清清明光，情素之表，恬畅和良，调密者固，安静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强，秉政图缺一字两，失其中方，战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图不乱方，违戾相错，拨刺难匡。故欲理之君闭利门，积德之家必无灾殃。利绝而道著，武让而德兴，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二字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黜，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

段干木徒步之士，修德行德，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夫子陈蔡之厄，豆饭菜羹不足以接饘，二三子布弊褌袍不足以避寒，倥偬屈厄，自处甚矣。然而夫子当于道，二三子近于义，自布衣之士，上缺一字天子，下齐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闵周室之衰微，礼义之不行也，厄挫顿仆，历说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无其位而世无其主，周流天下无所合意，大道隐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案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缺三字，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逾，科第相序，为万缺三字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岂以缺二字威耶！

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饰；大怒之威，非气力所能行也。圣人乘天威，合天气，承天功，象天容，而不与为功，岂不难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远，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为贫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天下也。

故察于财而昏于道者，众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故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敏于事而慎于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夫身带璧玉，膺环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金银刻镂，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于己而济于事也，高台百仞，金缺四字帘雕饰，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谨仁义，不损其行以增其容，不亏其德以饰其身，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璧玉珠玕不御于上，则玩好之物弃于下；雕刻绘画不纳于君，则淫伎曲巧绝于民。夫释农桑之事，入山海，采珠玕，求瑶琨，探沙谷，捕翡翠，缺一字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帛，以极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岂不谬哉！未见先道而后利，近德而远色者也。

明诚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远，臣笃于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汤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于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效，吉凶之缺一字，一出于身，缺二字之道，成败之验，一起于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缺二字不可以失度，动作不可以离道，谬误出于口，则乱及万里之外，况刑及无罪于狱，而杀及无辜于市乎！

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螽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贤君智则知随变而改，缘类而试，思之于缺二字变，圣人之理，恩及昆虫，泽及草木，乘天气而生，随寒暑而动者，莫不延缺四字倾耳而听化。圣人察物，无所遗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缺三字鷁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至于鸛鹤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实，十月陨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气失其节也。鸟兽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纲之以法，纪之以数，而况于人乎！

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风化之失，以匡衰盛，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事之类，散之于缺二字之间，调之以寒暑之节，养之以四时之气，同之以

风雨之化，故绝国异俗，莫不知缺三字，乐则歌，哀则哭，盖圣人之教所齐一也。夫善道存于身，无远而不至，恶行著于缺三字而不去。

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重译而臻，麟凤草木缘化而应。殷纣缺二字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则鸟兽悦，行恶则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远，鄙者可以缺一字近，故《春秋》书卫侯之弟伋出奔晋，书鮒绝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穷涉寒饥，织履而食，不明之效也。

思务第十二

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远于义者不可动以缺一字。是以君子广思而博听，进退循法，动作合度，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缺四字欲敦，见邪乃知其直，观花乃知其实，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乱阿缺六字之，以晋楚之富而志不回，谈之以乔松之寿而行不易，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功。凡人则不然，目放于富贵之荣，耳乱于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吴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胜，而不悟勾践将以破凶也。

故缺二字或见一利而丧万机，求一福而致万祸。夫学者通于神灵之变化，晓于天地之开阖，缺三字弛张，性命之短长，富贵之所在，贫贱之所亡，则手足不劳而耳目不乱，思虑不缺一字，计策不误。上决是非于天文，其次定狐疑于世务，废兴有所据，转移有所守，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

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缺六字而归于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则世之便而设其义，故圣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丑者不必同状而皆恶。天地之数，斯命之象也。日缺八字八宿并列，各有所主，万端异路，千法异形，圣人因其势而调之。使小大不得相缺一字，方圆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纪之以节，星不昼见，日不夜照，雷不冬发，霜不复降。臣不凌君，则阴不侵阳，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气苞日，慧星扬光，虹蜺冬见，蜚虫夏藏，荧惑乱宿，众星失行。圣人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尧承蚩尤之失，而思钦缺三字，君子见恶于外，则知变于内，桀纣不缺三字，则汤武不仁，才惑于众非者，而改之于缺七字乱之于朝廷，而匹夫治之于闺门。是以接舆老莱，所以避世于穷缺五字而远其尊也。君子行之于幽闲，小人厉之于士众。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虚也。”

夫口诵圣人之言，身学贤者之行，久而不懈，劳而不废，虽未为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于世，虽非尧舜之君，则亦尧舜也。”今之为君者则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为臣者不师稷、契、周公之政，而曰今之民不可以缺四字。为子者不执曾、闵之贤，朝夕不休，尽节不倦，则曰家人不敦也。学者无缺四字，昼夜不懈，循礼而动，则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圣人缺五字，为善者寡，为恶者众。《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士在朝而义士至。是以墨子之门多缺四字之门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恶者必有所因而来，善恶不空出，祸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语》三卷，凡十二篇，汉大中大夫楚人陆贾撰。贾以客从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论秦、汉之失得，古今之成败，尤为明备。高帝虽轻士善骂，不事《诗》、《书》，而独于贾之语，每奏称善，盖前此固帝之所未闻也。惜其书岁久残阙，人间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阳宰潮之桐乡，尝得其本，钁之于木。昔人谓文章与时高下，质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汉。此书殆其一也。然则李君之行之者，岂直取其文辞之古，而其失得成败之论，固有国有家者之当鉴也。

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进士吴郡都穆记。